

海国图志丛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W 布莱福特 著

王军伟 译

林国基 序

# “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

# “五月花号公制”签订始末

（此处为正文内容，因图像模糊，文字无法辨识，故留空）

# “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

[美]W.布莱福特 著 王军伟 译 林国基 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 / [美] 布莱福特著, 王军伟译, 林国基序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5

ISBN 7-5617-4715-2

I. 五... II. ①布...②王... III. 美国—历史—史料 IV. K712.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6302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本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海国图志

### “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

[美] 威廉·布莱福特 著

王军伟 译 林国基 序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李 艺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4.5  
字 数 5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5617-4715-2/K·266  
定 价 1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Americae nova tabula* (美洲新图)

历史上最大的制图作坊的经营者荷兰人 Willem Janszoon Blaeu (1571-1638) 在1635年制作了这幅新大陆地图，正值“五月花公约”签订十五周年。这幅图精致准确地刻画了新大陆的港口和各地住民的服饰。

本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论，  
这些年轻的作者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

*ὅστιον προτιμᾶν τὴν ἀλήθειαν*

—— *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 总序

“海国图志”书系之宗旨是“以图言志”。对万国法律、尤其是万国地理、万国历史的精深研究是本书系的骨髓所在。

近世以来的知识激增，专业学者几乎完全不再像斯特拉波（Strabo）那样尝试在单卷本中描述一个具有足够包容度的历史或者地理主题，而是将此工作留给那些很少会像本书作者那样感到问心有愧的业余学者和作家，由此所导致的一个文明大悲剧是：人们往往只是从那些余热尚存的业余流派中汲取灵感和教诲，而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可怜的灰姑娘罢了。

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万国历史、地理或法律的政治编年史，更不是一般社会和统治精英的政治编年史，而是一些应当予以表述出来的政治、经济、法律的浅显易懂的篇章；丛书尊重地区和国家的框架及其演讲，对自从有人类创造文明

和野蛮、战争与和平以来的各个阶层、等级和民族的问题均予以足够分量的注意。

诚如上世纪英国伟大的史家考伯 (Richard Kauper) 所说的那样, 历史包含了“大量的推测成分, 它试图倾听不可倾听的声音, 并洞穿人们心中的奥秘”。对于本丛书的作者来说, 这些超越了他们学术专业知识的推测范围非常大, 更不用提那些对于万国历史、地理与法律是外行的人。我们将怎样达到目的呢? 首先, 运用民族的偏见和成见; 其次, 利用我们对历史记载的所谓专业知识所不可避免的、但反过来说也是令人庆幸的匮乏; 第三, 利用撰写由读者去判断的新类型的国家史所带来的挑战。

必须强调的是, 本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 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论, 我们的年轻作者们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ὅσιον προτιμᾶν τὴν ἀλήθειαν — *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 吾爱吾师, 但吾更爱真理。——本丛书的年青作者们皆以此自勉。



## 中译本序言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考查一个民族的成长，应当追溯它的过去，应当考察它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sup>①</sup> 一句话，要回到起源和开端。

然而，模仿卢梭和维科的口吻，托克维尔认为，由于年代的久远，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童年已经无从查考，因为时间已使其摇篮时期蒙上一层乌云，而无知和傲慢又用一些离奇传说把它包围起来，致使其真面目无从得见。但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是唯一可以使人看清它的

---

<sup>①</sup>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章，页11，北京：商务印书馆。

社会的自然成长历程的国家。<sup>①</sup> 尽管严格说来，美国并没有自然意义上的起源或童年，它不是自然而然、土生土长的有机政治体。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拥有一个清晰可辨的非自然的起源和开端。在《论美国民主》中，托克维尔将这一起源和开端追溯到了1620年。<sup>②</sup> 这一年，一批避居荷兰的英国清教徒或者说“朝圣客”，乘坐“五月花”号木船来到北美，登陆前，他们在船上经过反复讨论，集体起草并签订了一份公约，以规范他们以后的垦殖生活和集体事宜，此即后人所谓的“五月花号公约”。

关于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始末，最权威的历史记载莫过于威廉·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 1590—1657）的《普利茅斯垦殖记》（William Bradford,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20 - 1647*）。作者布莱福特本人即是乘坐“五月花”号从荷兰辗转英国、最后于1620年抵达北美垦殖的第一批朝圣客。他于1621年接替死去的卡佛先生成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掌舵人，此后连选连任（每年选举一次）不少于30次，统治这个殖民地长达三十年之久，可谓德高望重。这本书的权威性及其价值可见一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游历美国并撰写其不朽名篇《论美国民主》时，其关于新英格兰朝圣客以及“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的大段引述却出自当时广为流传的另外一本书，即默顿（Na-

---

① 前揭书，页31。

② 前揭书，页38—39。

thaniel Morton) 的《新英格兰回忆录》(*New England's Memorial*, Cambridge, 1669), 而没有引用更为权威的威廉·布莱福特的《普利茅斯垦殖记》。为了弄清这一蹊跷, 我们需要简单交代一下这本史书本身的历史。<sup>①</sup>

布莱福特这本书原来用牛皮纸装订而成, 长十一又二分之一英寸, 宽七又四分之三英寸, 大约有 270 页。页码由布拉福特本人标注, 但非常不精确。种种迹象表明, 这本书原来并非是为了公开出版而写, 作者只是想把它作为一部家族史传之自己的后代, 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和父辈们的奋斗历程。但这并不妨碍这本书在其他亲人和朋友圈子中的广泛传阅, 成为他们撰写北美早期殖民地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比如, 老布莱福特的外甥默顿 (Nathaniel Morton) 正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写成了后来流传甚广的《新英格兰回忆录》, 这也几乎是有关新英格兰殖民历史的最早出版物, 托克维尔在研究新英格兰历史或者说美国的起源时最为倚重的就是这本书。在《论美国民主》中, 他还几乎全文抄录了“五月花号公约”的全部内容。然而,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大约 1780 年左右, 这本书在英军入侵波士顿时从一个教会图书馆不翼而飞, 再无踪迹。几十年后, 由于偶然的机缘, 人们在英国伦敦主教的教会图书馆中重新发现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如何从波士顿辗转来到英国伦敦的, 有很多猜测和说法, 但最有

---

① 参由 Samuel Eliot Morison 编辑的标准版本《普利茅斯垦殖记: 1620—1647》(纽约: Alfred A. Knopf 出版社, 1966 年) 的前言。

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在英军入侵波士顿期间，这本书作为战利品被掳至英国，一度几乎流落民间，后被一位识货的伦敦主教收藏，但没有予以编目，束之高阁。于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索书运动就此展开。最后，又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外交和法律的 effort，甚至惊动了两国的各级政要和英国女王后，这本书才于1897年由一个宗教法庭判给美国，并于同年由卸任的美国驻英国大使亲自护送回国，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州府波士顿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庆祝仪式。在美国这个重视实务、少有文人的酸腐气的政治民族，这本书获得如此高的礼遇确为罕见，因为这事关美国的童年或者说起源。如今，这本书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州立图书馆中。

关于美国的立国基础，从这本小书中可略见一斑，其中最主要是就是宗教和商业。关于美国的宗教基础，德国的兰克以及美国的史学之父班克罗夫特都认为，加尔文才是美国的真正国父。其立论基础当然是基于美国早期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活动及其清教主义的宗教背景，正如本书栩栩如生地描述的那样。托克维尔更是认为，加尔文的清教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理论，更是一种政治理论，其中最具实质重要性的乃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约法观念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民主的观念、习惯和操作规程。

此外，除了这种宗教动机，商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五月花上的这批殖民团来说，他们赴北美弗吉尼亚地界垦殖原本是经过英国伦敦一家名为“弗吉尼亚公司”的授权，而且与之签订有严格、详细的经济和约，规定了彼此的

权利和义务。然而，当乘客们抵达北美时，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五月花号航船驶出了弗吉尼亚的地界，这一意外在船上的乘客中引发了争执和骚乱。因为，船上不仅有原来避居荷兰莱顿的虔诚的清教徒，而且也有一些所谓的“陌生人”，相比之下，他们来北美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讨一口饭吃，至于宗教上的追求，则非常淡漠，智识和道德水准也不及那些从荷兰辗转来北美的英国清教徒或“朝圣客”们。很显然，由于这一新的情况，他们原来与“弗吉尼亚公司”所签订的和约的效力就成了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已经偏离出既定目的地几百英里。此外，船上的一些没有宗教追求的“陌生人”乃是原子式的个体，并不隶属于从荷兰社区来的那批朝圣团体，从而也不受这一避居荷兰的英国宗教团契及其约法习惯的管辖。也就是说，当五月花号航行至北美即将登陆时，他们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因为无论是与英国“弗吉尼亚公司”之间的经济和约，还是与上帝之间的宗教约法传统和习惯都不再有规范的效力。或者说，他们处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然而，如果他们登陆后各自作鸟兽散，不能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以共度难关，他们就无法在严寒、贫瘠的北美大陆生存下来。于是，经过反复和郑重的讨论协商，他们在船舱中签署了一份公约，此即后人所称的“五月花号公约”，并以此结成了一个世俗的公民政治体，成为美国政体发展的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后人关于五月花号公约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或保守，或激进，不同的激情、党派和意识形态为它涂

抹上了不同的色彩。于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五月花号公约逐渐成为美国立国的传奇和神话，有关它的种种臆想使人犹如置身于霍布斯所谓的“黑暗王国”之中，无缘识其真面目。然而，也有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解释，其中之一是由一位名叫麦克劳林（Andrew C. Mclaughlin）的著名学者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

五月花号公约乃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海洋法”。<sup>①</sup>

他提醒我们注意第十一章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提示：“公约签订后，他们推举或者说确认让约翰·卡弗先生充任他们的第一任总督”。根据这位声誉卓著的学者，这句话中的“确认”这一说法，向我们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五月花号从英国起航进行横跨大西洋这一航程时，按照古老的“海洋法”的习俗，乘客们还临时签订有一个临时的公约并组成了一个临时的管理组织或者说政府，以负责应对航行过程中所可能发生的任何变故。当他们由于驶出弗吉尼亚的陆地、从而在登陆后有可能陷入各自为政的自然状态时，这一海上的公约或者政府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又被转移到陆地上继续发生效力。这可以说是一个陆地的海洋化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陆地变形为海洋的过程。为此，麦克劳林引证了发生

---

① Andrew C. Mclaughlin,《美国宪政的根基》（*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纽约大学出版社，1932年，第一章。

于1509年汉莎船上的一则珍贵的史实，它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十分古老的“海洋法”<sup>①</sup>：

我们从里加出发，鼓满风帆全力行驶。半天之后，来自吕贝克的船长舒尔茨先生依照风俗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向我们做如下的例行讲话：“此时此刻，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上帝和各种自然元素手里，鉴于这一事实，每个人与其同伴都是平等的，而不论其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在这次旅途中，由于我们将面临突然而至的各种危险，暴风雨，海盗，深海中的怪兽，等等，因此，如果没有严格的政府，我们就无法航行。有鉴于此，我万分郑重地告诫并敦促在场的所有人以及每一个人，让我们先来聆听《圣经》中上帝的话语，然后我们坚定不移地借助祈祷和赞美诗来到上帝面前，他将为我们带来一路顺风 and 美好的旅程。然后，根据习惯的海洋法，我们要着手由最审慎的人规定和组建一个政府；或许谁也不会拒绝承担这种海洋法所要求的职责，但是，他必须做好准备去严格地执行它，一视同仁，不得法外

---

① 这篇珍贵的文献原载《法兰克福古日尔曼文史档案》(*Frankfurtisches Archiv fuer Aeltere deutsche Literatur und Geschichte*)第二卷，后收入英文本《中世纪宝典》(*A Mediaeval Garner: Documents From the Four Centuries Preceding the Reformation*,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G. G. Coulton, London: Constable Company LTD, 1910, p. 156-158)。这一史料乃是一位名叫 T. D. Wunderer 的先生所撰的海上游记，它生动详尽地记载了一项古老的海上风俗或者说“海洋法”。这一旅行发生于1509年，航程从里加至特拉门德港，为期区区数日，然其中所述之“海洋法”却是传之久远，无从稽考矣。

开恩，尽管某些人认为自己应该在生命终结的那个可怕时刻由上帝来作审断。为此，他要忠于职守，毫不退缩，一刻也不得懈怠疏忽。”

接下来就开始了祈祷；然后，经过全体同意，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船长选举一位名叫迪特利希·芬格、来自里加的公民为我们的仲裁者，紧接着他又挑选了四个助手。最后，为了更好地肩负起这一职责，他又挑选了两个诉讼代理人，一个巡夜人，一个文书，一个遗嘱执行人，一个宪兵司令及两名手下。我们的政府就这样组成了，然后开始宣读成文的海洋法，以使大家遵守。在此，我仅摘出其中的几个规条如下：

第四，值夜人谨防在当值过程中睡着，否则，根据海洋法应受以下惩处，将其拖到船下，在海里拖行，但这一规条应视不同的人予以解释；

第六，任何人不得在船上制造骚乱，违者以海洋法惩处，即拖到船下，在海里拖行，但要视其不同的情境和人而定；

第九，任何人上船后不得在愤怒中拔出刀剑对付另外一个人，不论刀剑是长还是短，皆由海洋法予以惩处……

当我们离吕贝克境内的特拉门德港还有半天的航程时，那位船长根据风俗开始结帐，然后那位被选举出来



的仲裁者作如下卸任演说：“这些日子里，无论在船上发生过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谅解他的同伴，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让它们随风而去，我本人也很乐意这样做；因为，无论我和我的助手们曾给大家带来过什么不便，那都是为了审判和正义的需要而必须做的。因此，我恳求大家和每一个人，看在我们所做出的诚实的审判的份儿上，让我们每个人丢掉对其他人所可能有过的敌意，并且发誓不再以恶意的态度回想那些往事。然而，如果任何人认为任何事判决不公，他就尽管放言直说，趁我们现在还可以讨论它；就我本人而言，我将竭尽全力澄清有关争端，不留任何遗憾。否则，他可遵循那个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的风俗，尽可向特拉门德港的地方当局提起诉讼，在日落前讨回自己的公道。希望上帝此时能够听到我的表白，在我未来的航程里继续赐予我好运，健康，以及其他福祉；与此同时，我也真诚地祝愿所有的人得到这些恩赐。”

然后所有的人都拿起盐和面包，以示真诚的宽恕与和解。

在罗马民族史诗《埃涅阿斯纪》中，当罗马始祖埃涅阿斯弃船登陆开始其建城伟业之时，他的船队在神意的干预下被火付之一炬。如果说这一事件象征着一个曾经深受海神波塞东护佑的民族由于战败必须经历一场从海洋到陆地的变形才能获得重生的话，那么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这一事件在自